

编者按:《比萨斜塔》为普图什金娜女士被译成中文发表的第一部戏剧作品,作者得悉本刊将于2015年第4期发表该剧,为表达自己的心意,特为本刊撰写讲述了《比萨斜塔》剧本创作背后的故事。本刊将其全文发表,以飨读者。

## 《比萨斜塔》剧本的故事

[俄]娜杰日达·普图什金娜 著  
王丽丹 译

142

《比萨斜塔》这部剧本是在“麻醉状态”下完成的。我是这样来定位自己的写作过程的,是我的一种独一无二、不可复制的状态。

我已记不清它是何时、以何种方式完成的,记不清我是如何构思的,也记不清是何种动机、想法推动我创作了它。《比萨斜塔》于1996年在莫斯科举行了首演,演出两场,之后被搬上俄罗斯多家剧院的舞台。但剧本早在1996年之前就已完成。

剧本中描写的事件,主人公对该事件的态度及其全新的心理特点,说明剧本应该完成于1990—1992年之间。因为到1992年,剧本中所描写的这一社会阶层的人,他们由“苏联人”到“新俄罗斯人”的身份转变过程,在现实生活中已经结束。而《比萨斜塔》主人公身上“苏联人”和“新俄罗斯人”的特征错综复杂。

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离奇,作者想不起来他于何时、何种状态下写成自己的剧本!而且还是如此受欢迎的剧本!莫非作者故弄玄虚?这里有几种解释,却很难从中选出哪一种更主要。首先,这是时代转折时期。这一转折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。这是史上最罕见的事例之一,没有革命,不见战争,时代却发生了骤变,备受众人瞩目。而我作为一位写作者,我的所有思想与所有情感因这骤变而经历非凡。其次,国家陷入困境:失业、贫困、食品短缺、盗匪横行及其他种种。我有一个大家庭:丈夫、三个孩子、弟弟。还不算六只猫,它们也需要喂养、看病、购买各种用品。我和我丈夫这一时期实际上都不挣钱。我和女友

决定合开一家公司。决定及筹备工作耗费了我很多心血和时间。办企业显然不是我的强项。第三，我的弟弟患有的一种怪病，我完全承担抚养他的道义责任。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且备受这预感的折磨。我想让他看医生，免费医疗却突然开始收费。不幸的是，预感没有欺骗我，我弟弟得了多发性硬化症，这是后话。不过，谢天谢地，他至今仍在，但他永远不可能康复了。第四，对我来说，不断地写作从来不算是什么特别的或非寻常之事。我会随时随地写作，不因日常生活发生变化而改变。有时一天写一行，有时是一页，有时会写很多。写作对我来说，就像小猫会洗脸一样，是一种本能。在我们艰难的生活中，手稿丢失是常事。但无论就我的生活方式来说，还是就上述种种描述的情形来说，《比萨斜塔》所发生的故事都足够独特的了。也正因如此，我才敢提议尊敬的读者对它予以关注。我是用笔把这部剧本写在普通规格的纸上，然后把这些纸卷成筒，用皮筋将其捆紧（就像今天用皮筋捆住的纸币一样），放到了一个“幽静的”地方。

这件事儿被我忘得干干净净。

生活还在继续。那种被人们称作“战斗”的生活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不记得究竟是多长时间，大约三四年光景吧，困局被人们打破了，尽管大家仍在拼命，但生活已经步入正轨，而不是变得更糟。我关闭了公司，它耗费了我太多的精力，况且90年代继续开公司已经是一种生活冒险。不过，当我回忆起这一名为“莎士比亚”的公司时，心中仍充满了温馨。是它保证我们全家渡过难关，健康地活下来。从1994年起我的剧本突然间走红俄罗斯多家剧院。收入显著增长。从此我专门从事戏剧创作。

在这一良性发展的基础上，我们全家终于决定装修住房。装修从客厅开始，准确地说，是从公用房间开始，因为我们家当时根本没有真正的客厅。公用房间里有沙发、电视和一个巨大的、年龄不小于两百岁的旧食品柜。我们想把这个食品柜搬出房间。突然从它的后面滚落出一卷被皮筋扎着的纸筒。我当时天天忙得筋疲力尽，这卷纸很走运，没有被我随手扔到垃圾堆里，我决定看看这是什么。

我打开纸筒，翻阅了一遍，发现，这是我写的一部无名剧本。毫无疑问，这只能是我的剧本，但我连这剧本里的一句话都记不得了。就这样，我蹲在那里，聚精会神地读着自己的剧本，仿佛在读别人的剧本。我向来坚信一点：如果我，一个受过教育、读过很多书的人，一个好学且相当聪明的人，一旦对什么感兴趣，那么大概也还会有其他的人对此感兴趣。

剧本写得很有意思。它提出重大的生活问题，提出了那些对于大众来说突然间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生活问题，尤其是在这一我们称之为改革的时期。为什么婚姻制度如此牢固，受到普遍认可？为什么一个已婚之人，他本来单身可以生活得更好，却仍珍惜婚姻？为什么一个男人同一个自己不爱、不尊重的女

人一起生活,而且同她在一起只会感觉自己不断蜕化,却仍绝望地抓住一切机会,不惜忍辱、妥协,对婚姻不愿放手?为什么一个感情细腻的男人却为一个不爱的女人牺牲了自己的真爱?

为什么一个心甘情愿忍受屈辱和牺牲只为嫁给他的女人,会责备他不爱她,指责其行为不够骑士风度(尽管显而易见,他从来不是骑士,现在不是,将来更无可能;他完全是另一类型)?为什么一个女人在亲爱的祖国生活得很不如意,真诚且神圣地相信意大利才是人间天堂,意大利男人才是天使,但她却拒绝了前往美好的意大利,嫁给“天使”,做自己城堡的女主人?

所有这些问题我的同胞们在90年代之前是提不出来的。至少不会如此趋之若鹜。

或许正因如此,无论何处何水平的演出,观众都会对剧本做出如此的反应。观众在观看演出时笑啊,哭啊,喊叫,鼓掌,有时却突然充满关心的沉寂,甚至是激动。

我迅速地编辑了剧本,轻松地想出了标题《比萨斜塔》,便把剧本交给了莫斯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院的艺术总监维·雅·兰斯科伊。他当时已经在该剧院上演了我的剧本《在别人的烛光下》,而且获得巨大成功。兰斯科伊几乎就在当天决定排演《比萨斜塔》。这部剧本的幸福故事从此便拉开了序幕。

结束时,我想讲一个与该剧本有关的笑话。《比萨斜塔》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院首演时,我的邻座是一位戏剧界知名的年轻女士,她带着自己十五六岁的女儿前来观看演出。话剧结束时,母女俩站起来兴奋地鼓掌,互相对视着,笑着,女儿连喊了几次:“太可惜了,爸爸没来,太可惜,他没能看上这出话剧!”妈妈突然生气了,对她喊道:“不许你批评父亲!”

(文字编辑 叶立钊)